

恩佐 — 在黑色土壤發芽的翠翠聲

Enzo: The Stroke of Working on
Cartoon/Illustration and His Creative Philosophy

■ 陳怡蓉 I-Jung CHEN
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編輯



恩佐（林世恩） 專業插畫工作者

恩佐養育的寵物青蛙，
常在創作中被賦予點慧靈性的生命。
（陳怡蓉攝）

有心之始，柳成蔭！

恩佐的童年 — 得到只有九個顏色的水彩盒，從此人生夢想熠熠不止。

恩佐的少年 — 學校是『黑色』的，就像有機土，但弔詭的是，它反而最有營養。

恩佐的青年 — 刻意失業，卻創造另外一種就業。

凡走過，必留下痕跡

…→桃園高中→淡江大學日文系→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。

陳靖怡星座書插畫→聯合報家庭婦女版插畫/中國時報四格漫畫等→當兵→自由時報花
編副刊圖文創作(2002.6~至今)→《海豚愛上熱咖啡》出版(2002, 大田出版社)→心靈雞
湯系列插畫(2003, 晨星出版社)→講義雜誌插畫→《因為心在左邊》出版(2004, 大田出
版社)→恩佐插畫個展(2004, 台北信義新天地)→繼續遨遊想像中…

創意舞台無限大

想像是種溫柔的革命，它可以輕易地改變現實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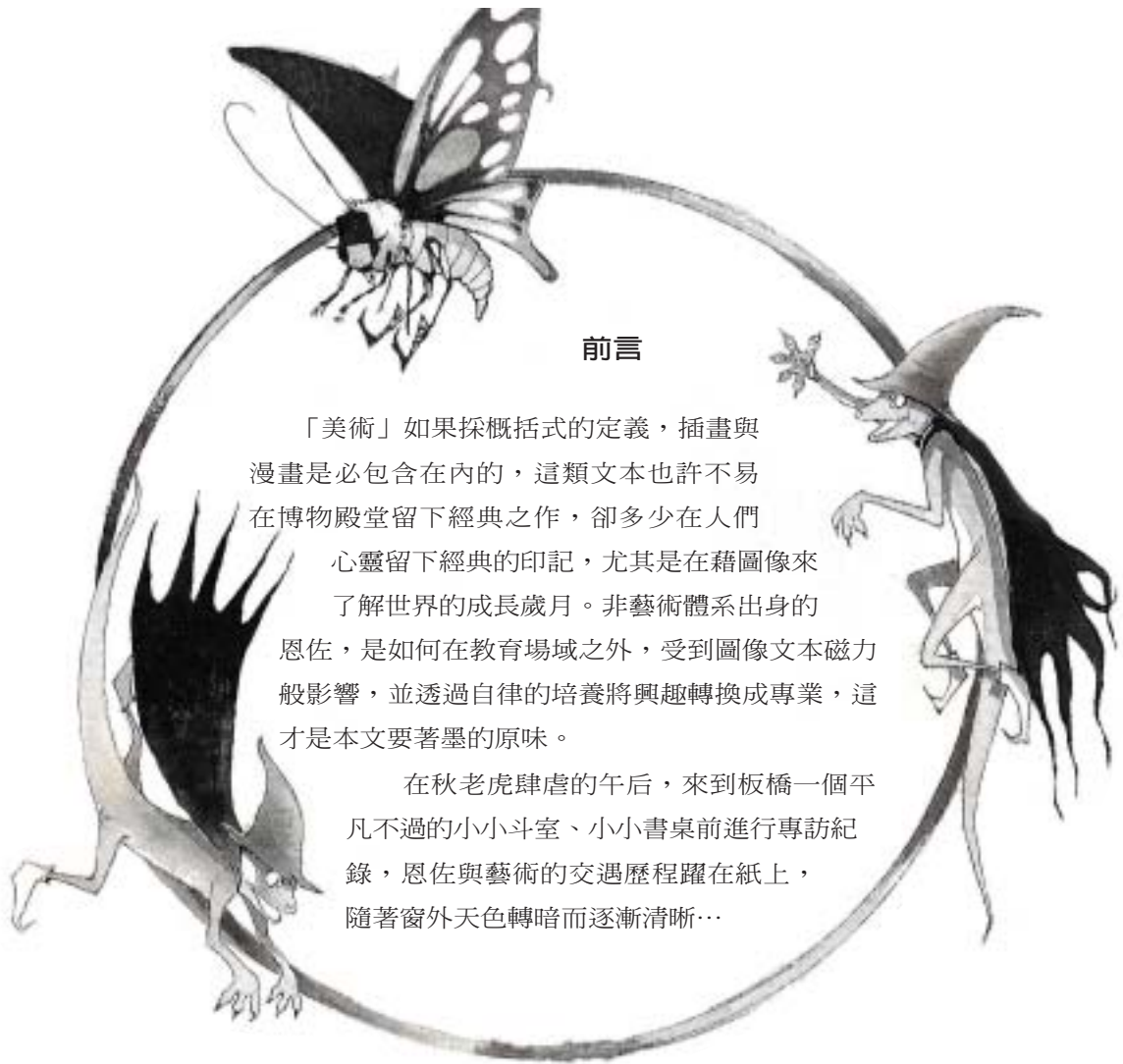
(本文內圖畫作品係由恩佐提供)



138
Focus Issue

焦點話題
Focus Issue

焦點話題
Focus Issue



前言

「美術」如果採概括式的定義，插畫與漫畫是必包含在內的，這類文本也許不易在博物殿堂留下經典之作，卻多少在人們心靈留下經典的印記，尤其是在藉圖像來了解世界的成長歲月。非藝術體系出身的恩佐，是如何在教育場域之外，受到圖像文本磁力般影響，並透過自律的培養將興趣轉換成專業，這才是本文要著墨的原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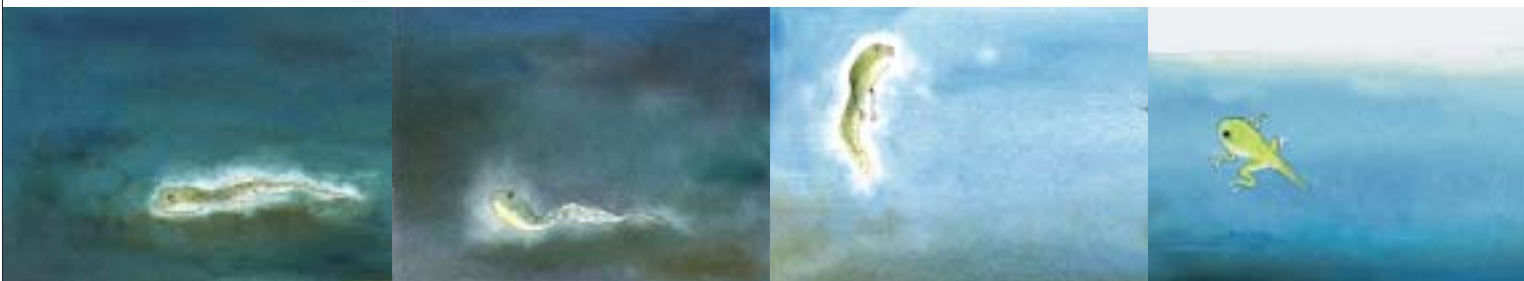
在秋老虎肆虐的午后，來到板橋一個平凡不過的小小斗室、小小書桌前進行專訪紀錄，恩佐與藝術的交遇歷程躍在紙上，隨著窗外天色轉暗而逐漸清晰…

九個顏色的童年

在恩佐的作品中，看不到張牙舞爪的鮮豔原色，最多只有混合漸層色調，線條俐落地穿梭其中。這種多次調色的手法造就了畫面的和諧，因此有時創造不合邏輯的幻想形體，或者非同類彼此搭配，卻不會顯得突兀。

關於當今擅長的水彩暈染，恩佐提及了童年的一段小插曲：

「小時候家住台南，父親因軍職常年不在家，物質生活不甚富裕。升上國小三年級後，母親騎著破舊的摩托車載我去買生平第一盒水彩。回家途中因停電而黑漆漆的，我坐在後座，害怕極了，一路上無數坑洞，東西也隨之不停掉落。最



恩佐作品的原創性特質是將一切生命擬人化，賦予思想活動。

後，我仍因得到水彩盒雀躍不已，雖然只剩了九個顏色！」

這九個顏色，為恩佐的童年吹起無數想像的泡泡，也啟發了日後自成一格的寓言氣質。儘管現今恩佐的創作空間只有半尺見方的小桌，也習慣用不超過A4範圍的紙張，一百八十四高個子常必須蜷曲作畫，想像力卻可漫無邊際紙上馳騁，一筆一色延續了童年的夢想。

站在仙人掌上吹喇叭

一直以來，台灣升學主義成了莘莘學子的夢魘，恩佐坦言當時的學習環境，也帶給他窒息的感受，間接的影響了他的創作觀：

「學校是一株仙人掌，我一直站在仙人掌上，直到有一天，拿到了一支小喇叭，我就開始拼命的吹奏。正因為痛，所以可以吹得很大聲、很大聲。」

平緩的言談之中，字字如刺直陳早期權威式教

育的不快，相對地，也轉換成

了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。此時，恩佐

又隨手畫

一位兇巴巴、揮舞棍子的尖齒人物，其「不打不成器」的荒

謬性不言而喻：除非你是智商二百、又汲汲分數的討厭傢伙，挨打手心是七十年代大家共同的記憶吧！

恩佐自小學業極為出色，藝術表現亦鋒芒漸露，國中時代即對日本漫畫精緻炫麗的風格沉醉不已，並以此為模仿範本。雖如此，升學主義荼毒之下，老師們對其漫畫的發展仍持保留的態度，家庭又以高道德標準對待，恩佐自認一直想當乖小孩，卻沒本領當，甚為苦悶。唸桃園高中時一度萌生轉學的念頭，只純粹為了想擁有更多的漫畫創作空間，在早期一切以智育掛帥、漠視美育的風氣之下，讓恩佐寂寞的青春歲月，在唸書與畫畫兩條平行線之間徘徊，分數也起起落落，「許多建立想法的碎石、磚塊，都是這樣的掙扎中蒐集來的」、「學校是『黑色』的，就像有機土，但吊詭的是，它反而最有營養」，就是這樣無形地堆砌出創造力的基地。

直至考取文化大學新聞系，在自由校風之下，恩佐的人生終於回到自己的掌控，便迫不及待

在學校範疇以外建立自我培養的場域，將投稿視為測試能耐的手段。無論是四格的連環漫畫或是單幅插畫，中國時報、聯合報、中央日報及國語日報都成了恩佐打游擊攻掠的園地，為配合版面性質的需求，作品以搞笑諷刺的成





份居多。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工讀期間，經王玉路研究員牽線為該館《書法的奧秘》教學光碟製作動畫模型，設計貫穿全片的旁白角色。既認真又無厘頭，點子十足爆笑，藝教館同仁們總這麼形容恩佐最真實的一面。



恩佐大學期間連環漫畫創作 2000

藝教館與格林文化、信誼基金會連年(1997-2000)辦理的波隆納國際兒童書插畫展、福爾摩沙兒童圖書插畫展，就成為了恩佐就近觀摩之對象，最欣賞者包括莫瑞斯·桑達克(Maurice Sendak)、大衛·威斯納(David Wiesner)及李斯柏·威格(Lisbeth Zwerger)的作品，無論是纖細淡彩或者是粗獷線條，恩佐感覺「他(她)們的插畫，具有故事性，自己會說話、會跳舞，這是過去著迷日本漫畫時所未有的經驗。」離開藝教館後，初期以誇張劇情博取笑果的連環漫畫，逐漸轉入充滿哲學意境的圖文領域，人性的主題不變，但多了細嚼慢嚥的思考空間。若不是長期接

觸觀察，是很難將恩佐初期的冷面笑匠與現階段的象徵主義連貫一氣，當外界的養分累積到足以發酵的當兒，也正是風格轉變的時候了。

因為心在左邊

如恩佐解釋自己筆名的由來：「人會孤單、悲傷或落寞，是因心在左邊，然而，世界卻是右手創造的。所以這世界與人的心永遠會有一段距離。我關心的、想說的就是這一段距離。」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的疏離，一旦當自己看清楚要的是什麼，恩佐顯然就選擇了向左單飛，且義無反顧。為了儲備專職創作的能量，恩佐自退伍後在一家誠品書店工作，原本應是處處充滿驚奇與新知的閱覽環境，然而，實際面對的卻是繁瑣又機械式的工作內容。筆者在誠品與恩佐有幾次不期而遇，在短暫的交談中，他總不經意流露出對具象書本、抽象知識所帶來的矛盾情結。其後透過朋友的建議，又轉至催收帳款的公司，歷經世間更真實的人生百態，積蓄存得差不多時，恩佐結束漂泊後靠岸一走向一條沉潛創作的不歸路。



恩佐歷經十年創作、發表之自我訓練，於九十年得到《自由時報》花邊副刊彭樹君主編的肯定，為其開了〈Discovery Love〉專欄，開始創作主題性系列，邊聽爵士樂、搖滾樂邊醞釀靈感成了恩佐的創作習慣，處處可見其參養的爬蟲類、兩棲類等身影，一一化為插畫的媒介。九十二年經彭主編推介給大田出版社，始出版首本圖文作品集《海豚愛上熱咖啡》，後又被中國大陸十月文藝出版社相中，在第二天立即敲定大陸獨家出版權。恩佐以失業換取創作的自由，在書內有篇詩文〈脫序旋轉〉，活脫是作者內心的獨白：

當了十年的模範勞工
旋轉木馬卻在今天
擅離了職守
計時的鐘聲已響
於是他奮力的掙脫鋼管
伸展隱藏已久的翅膀
不顧一切的飛向天際……

(恩佐：《海豚愛上熱咖啡》，〈脫序旋轉〉，140)

下一本書將會是何樣的面貌呢？恩佐回答：「以心與右手的距離為主題，有我對這世界與自己間的關心之沈思。」至於噱頭在哪裡？恩佐說要畫一本完全沒有文字、連書名也沒有的書，不過又笑得很詭異：沒有書名，可能出版社會無法接受吧！

(編按：《因為心在左邊》已於93年1月出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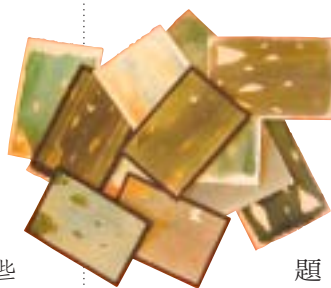
藏在圖文叢林眸底的哲思

「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哲學，有道理又不全然正確，每個人的人生都像一扇窗子，都有自己的景色，以本身所面對的世界觀察看到的來解釋一些事情，或建構一些價值觀。」從小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的恩佐，在宗教的思考上受日本作家遠藤周作影響甚深，他認為人不該僅是小心翼翼於聖經裡的規範與戒律，而

是應該將神的愛實踐於真實人間裡，即使這可能失去了進入天堂的階梯，但以這種寬容，反而撞擊了天主教的既有觀念；同樣地，恩佐也從現實取材，透過語言媒介，展現最原始的人性，冷峻中保有溫馨，正因如此，即使是虛構故事，卻彷彿就發生在你我身上。

「自我想法的建立，這對創作者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則將淪為文字或畫畫的機器。」當翻閱恩佐圖文書或在報章雜誌不經意發現的蹤影，一般人會被其精確的造形所吸引，但筆者認為創造力才是評析重點。符合黃金比例的描繪只是一種基礎訓練，但如何讓作品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，就要尋找出特殊在哪裡了。恩佐擅長的是將一切生命體擬人化，賦予思想活動，屬個人的特質符號正逐漸厚實中。

恩佐承認本身是無可救藥的完美主義者，對事物感受力較為敏感，即使水彩具有千變萬化的特性，也要抓住特定的效果重複嘗試：我以前就是重畫、重畫、再重畫，一直畫下去，把自己搞得疲憊不堪。但現在較能抽身讓自己空白，整理一下創作心緒。不斷超越創作瓶頸，是永遠的課題，恩佐從初期線條的刻意痕跡，已蛻變成柔軟的氣氛以及成熟的色調；同樣地，對文字的駕馭，語調雖然平淡，卻可以精鍊傳神。富於哲思的喃喃自語，就如同種子在恩佐圖文叢林



窸窣發芽：

那年 蝙蝠愛上了太陽
他忘情的注視著那絢爛的光芒
以致於曬傷了雙眼
如今他只在夜裡飛翔……

(恩佐：《海豚愛上熱咖啡》，〈盲〉，105)

當夢想變成真實時……

筆者第一個專訪恩佐的問題是：「學校給你了什麼？或讓你失去了什麼？」儘管得到的是「學校是仙人掌」這類驚人之語，恩佐不諱言過去的教育如同「無形的網綁、甚至是打擊」，現在父母對他的實踐理想是「幾乎放棄的包容」。他曾經有一段壓抑的過程，因此就當前學校教育築起的框架提出批判：「理想的學校教育，應是不要把你訓練成同一模型、大家都認同的人，而是先讓你可以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樣的人、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！」對於這樣不隨波逐流的一個人，教育制度、社會價值雖無可迴避，但也非絕對必要的衡量標準。學校不是唯一的學習場所，只要善於利用周遭的資源，即可塑造本身獨立學習的條件。

「至於事業觀，我認為成功或有錢，並不是唯一的價值。如果我能夠創造出宮崎駿一樣迷人的作品，就是成功。」恩佐這樣形容宮崎駿：「從他的作品中，你可以看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，『人文、關懷、自然』這種抽象的感覺是裝不出來的。」

「如果你有話要說，再創作！」

恩佐分享經驗給有心走這條路的新人，鼓勵勇敢投稿，藉此讓更多業界認識自己的作品：「不向生活妥協，孤獨與耐心是必然的。雖然目前出版界對『圖畫』作者給付的稿費有點低廉，但為了讓大家看見自己的作品，『嚴以律己、寬以待出版社、報社』還是很需要的。」自謙還在學飛，對外不必計較得失，恩佐強調腳踏實地、殫精竭慮投入創作，付出的時間與精神也許與實質報酬不成正比，但比別人多一分能見度，尤其是在自由創作者



恩佐報紙插畫創作 2003

多如過江之鯽的大環境。

就現實面而言，專業創作一途充滿不安定，有的靠機運眷顧，有的靠潛力發揮，沒有一定的遊戲規則，就如同闖入棋林，誰也無法預料下一步是何樣的光景，恩佐唯一肯定的是扎實過的痕跡是可以隨時間累積深化，剛起步的青澀已不復在。

如果以一生對待創作，屬於恩佐的風景正緩緩展開。

